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

家記

論論語上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知學之道者以時習而說不知學之道者以時習爲勞苦勞苦則安能時習時習必不勞苦今學者欲造無時不習之妙斷不可有毫釐勞苦之狀當知夫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夫放逸則勞他求他求則成放他求則成勞是心有妄有說無勞無苦是心初無奇初無心則吾

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口語心思之心此心非物無形
無限量無終始無古今無時不然故曰無時不習時
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
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愛人之心也此廣大之心
也此不自私之心也有朋自遠方何爲乎來也以好
善之心來也則吾樂與共之樂吾之善蓋有不自知
其所以然而然此樂天樂也非人樂也楊朱拔一毛
利天下不爲固無是樂也此則異端之道非天地大

公之道也莊子謂楊朱得道於老聃則亦非碌碌者
矣蓋知有已而已不知他也見天地間未始有一物
而不見天地間未始無萬物也知一而不知十百千
萬也知靜而不知動也溺心於小而不知大也然而
此非碌碌者所能知故天下靡然從之而無君之說
徧天下非孟子不能闢非知夫子朋來而樂之意無
以知孟子所以闢楊墨之意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不知而不愠雖賢者容
或有之此愠不必暴見於外苟動於念慮間卽謂之

愠已子思曰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易曰
邈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謂之潛龍之德非德之純
而無毫釐外馳者至是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
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
者言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也使所習有說則必
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則非時習也惟其無
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

習无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者正以其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卽道而無俟乎復爲也作輟之學安得有說非智非力無作無輟之學故有無窮之說樂也或者又曰孔子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斯之類是乃所習之說吁是又實未識所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學文者也方于

之事親時愛敬之心自生不知所以然此則孝也使
作意曰吾將以學爲孝也則亦僞而已矣非真心之
孝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
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使胸中有意有說則失其所
以爲眞孝眞弟矣不眞則僞僞則終於失孔子誨學
者使出入之間無非孝弟則眞而不僞不思不勉而
自愛自敬矣謹則無放逸無思慮僞則允塞亦安得
有思慮惟如此者乃能汎愛其不能汎愛者必其思

慮紛擾私意橫生則不虛明不廣大也孝弟謹信汎
愛無非道心之所發見自然喜於親仁自然與仁者
同心自然謙虛不敢自足其有不親於仁必有私意
必有阻隔但順此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之心而行謂
之由道而行行之既熟爲有餘力乃可學文文非道
外之物文學之事皆此道之精華日用之妙何往而
非一貫但聖人設教之序當自孝弟始當自幼而達
之通則悟其本一一則無時而非習矣伯成子高不
以一毫利物後學靡然從之偏枯孤止無愛利之大

用非道也夫朋至而吾樂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之變化非思慮之所及是爲聖人之大道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不溺於動則溺於止朋來而樂不溺於靜止之筭矣然又慮其復溺於動樂於人之知己不知則慍則亦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樂自生者非動也朋不至人不知而不慍非勉強抑止也清明之性自爾寂然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天下何思何慮夫是之謂不習之習論語謂之時習中庸謂之時中無時而不中

也無時而不中卽無時而不習有意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之中故曰時中卽時習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者言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使所習有說則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也非時習也非時時而習也惟其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時而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无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者

正以其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卽道而無俟乎復爲也作輟之學安得有說非智非力無作無輟之學故有無窮之說樂也或者又曰孔子又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斯之類是乃所習之說呼此孔子言弟子之事言豈一端而足然事似異而實非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

人心也此心卽道故舜曰道心心無形體故變化無
方孝之心何狀弟之心又何狀謹之心又何狀信者
不詐欺而已不詐欺之心又何狀汎愛之心又何狀
親仁之心又何狀學文雖不可勝紀夫學文之心精
神變化又何狀孔子謂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謂禮斷
然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
然則百姓日用之妙果有不可得而思不可得而言
者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後學靡然從之偏枯孤
止故自古學者率求於無思無爲之說而不悟無思

無爲之實乃人心之精神妙用易曰變化云爲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無思也無爲也溺於沈寂而不達日用之妙故子曰知者動知道之謂智夫朋至而吾樂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之變化非思慮之所及是謂聖人之大道舉天下萬古人皆有此大道之常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不溺於動則溺於止朋來而樂不溺於靜止之弊矣然而又慮復溺於動樂於人之知己不知則慍則亦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樂自生者非動也朋不至人不知而不慍

非勉強抑止清明之性自然寂然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天下何思何慮夫是之謂不習之習論語謂之時習中庸謂之時中時中無時而不中也有意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中有說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中無時而不習卽無時而不中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雍也仁而不佞大抵精神外浮此心放逸則妄得仁仁人心也動則失之而況於外浮乎放逸乎由心而發爲事親爲從兄爲眾善爲百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

明隨物而動爲昏迷爲機巧爲詐妄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蓋曾子有此三過故日以自省此三語者乃問心之辭人若不自問心其不覺又陷乎此也嘗讀檀弓見曾子出祖之遽以告從者楊襄之譏遽以示人而實未嘗學習觀此則知曾子有傳而不習之過特無所考見君子不以過爲諱而以不能改過爲恥人心卽道自靈自明過失蔽之始昏始亂觀過則知仁矣無過則此心清明廣大如故矣雲氣散釋而太空澄碧矣

汲古問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此亦是聖人治天下之道而孔子止言千乘之
國者其義何也先生曰千乘謂侯國其時王室微諸
侯浸彊盛而多故此言其多者古之治天下者必聖
人諸侯難遽責以聖度其能行者言之事不敬必失
必害不信無以出令民無信不立而況於君乎敬生
信治國之道敬信爲大其次節用節用則可以推有
餘以補助斯民不節用則厚斂於民矣民爲邦本厚
斂於民是自伐其邦本民離國亡君隨以亡愛民而

後能使民以時國君愛民乃所以自愛其國自愛其

身

見誨語

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
己者過則勿憚改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子思亦曰齋明盛服非禮勿動所以
脩身也蓋嚴重則此心不放逸自然有德威所學亦
固此要當知主於忠信忠信卽吾之心吾心日用平
常無詐僞是爲忠信是卽吾之主本非吾心之外復
有忠信也人皆有此忠信之心而不自知其爲吾之